

(翁丹)

非一嘆

(𧈧𧈧

書深得三代漢魏之神髓愈窮而書愈工泛遊江海
擬定書例如下
每字一十元
楹聯每字二元
胡召南 馮小隱 同代收件處
方地山 張丹斧 啓
宣古愚 余毅民
長洪路仁勝里十五號胡厲
新開路新康里一千〇八十一號馮厲

(一)

[illegible]

僅

主筆先生，本來是抱着有聞必錄的宗旨，就登了出來，就令這做戲這位才子的戲子看見了，說你這個戲單還不做的評劇家嘴饞的証據，咳，戲子呀，報紙上的新聞，本來是有可信有不可信的，比訪談，工商日報上面，又載着的一條「在品報做劇話的一位戲子，在家庭大鬧後門」的新聞，你想可信不可信呢？你假使不承認這條新聞，開那本門一次，亦是無稽之談，還可以武斷這條電浪，是你親手胡撰的，了開些口說，你自儘使仍舊在品報上出此風頭，你儘可拿些本事出來，多修發揮，不要像前幾天丹發的文章而近近話，報紙上以不登為是，然話語之中，未嘗無特別趣味，又焉忍妄置，但句裏行間，愈編者決不更改一字，以不負責任故也。

戲子投稿，本想是求教評劇家，商量些改良戲劇的方法出來，誰知評劇家不理，開口便是反對，評劇家實不能理論，我本來是反對評劇家議論梨園中這開戲事的，所以報上登的那些評劇家的謔言，我從來沒有留心看過，現在評劇家既然不願意改良新戲，說我官佈舊劇破產是荒謬，那末我就奉陪你們談談老話，把你們的荒謬論言，慢慢的一條一條摘出來，免得謬亂外行的聽聞。

前幾天看見本報上登着一段罵周信芳的文章，說他擺弄老戲，不應該與好兒角兒競爭，我現在把這一格事的始末情由說出來，請大家公論判斷。

星期這天，是上海戲園出生意的日子，無論什麼好兒角都要登台的，那一天禮拜日，排的是余叔岩的鐵蓮花，是他本人，排的第二日親自指定的

(牛尾)

今非古，難亂無章，類皆以意爲之。如公案彭公戲、武戲中所謂八極爲重固（非遊戲之作），亦非尋常之戲，亦在其內。武生科班出身者，是破爛規矩，還是怕一着清代衣冠？

本說公維推子滿之類，可同今日然而自黃天霸，以逸樂道，則無有古裝，夫明期是清代之故事，何必着着古裝呢！豈以不如是，便不是破爛規矩麼？

而歐陽陽和金大力二人，則又莫穿清代衣冠，此二人既可穿清代衣冠，其他諸人，又何以不可穿清代衣冠？

且他又何必須古裝，何以此二又獨不可以不古裝乎？少說也四五十斤重，巴斗大小古裝果是如

角靴子的勁，可真不小啊！花臉和生角的靴子，以厚底爲佳，笨重如牛，少說是有三四寸，走起路來，咿啞啞的，多不方便，難道這也是什麼示警戒除癮病的微意嗎？

最奇怪的，是自秦迄清，衣服裝束，都是一種難道時代服制，卻絲毫沒有變更過，假使歷代服制不同，難道演戲不該求其肖真嗎？爲什麼，再考究口胡亂的一樣穿帶起來呢？

再說到口面臉譜，我却認爲是化裝術的一種方法，不過這個方法太進步了，乃是從前物質文明上，不曾有的。乃時既無可如何的，如今物質上的文明，既然進步了，便必須設法去改良求進步。

我不談什麼化妝，不談什麼求肖真，我這些話，也不必說了。如今既有人，談到什麼化妝啊，求肖真啊，

(八)

上親殿之貴諸將隨輩老嫗推其見先公之予宴焉於流花音香寮。迨及三內史爲陪。馮退親即臨見段在太。中國不行帝制決不能強。日動奈何。予曰恐非其時耳。馮曰。勤勤之機是時。予即力陳。總統不納。恐物耶。欲改可改矣。總統昔頗有果斷。曰今日飲酒可屏事入廬後。馮段曰。主之咎。歷三時始能。馮勳爲難者。既憤楊度等未先與謀。復言政非其爲國計。一夕予邀趙次珊。李木齋師方地。梁鴻志集於水泡子別舍。中言及籌安會。雖廢帝制亦無若是操亂者。彼從而不顧置總統於何地。萬國環視。九州利害而冒然舉事者莫楊度若也。梁曰。楊度予知總統不樂此。謀此舉非總統願也。梁默然不悅。曰。盡別建一

協助。當爲惡者指摘而傾敗也。何曰。予願即草草宣衆及章制。當推夫老本老二公之主。木師亦深以楊度爲安。非且言此籌亂。非籌安也。次師尤痛言楊之亂政播禍。聞盛成語。咸諸主持正義。翌日予趨省。先公出示一紙。書何君炳三曰。此人汝欲召予應曰。不識。先公曰。有來告謂此人爲亂黨。及汝同謀復籌安會何。予恍然。遂詳陳前一日欲謀糾正之言。且曰。何名震彝。字魯鵬。乃秋釐之子。與我家三代世交。且是善醫。豈敢作亂。先公笑曰。是豈能也。予亦允之。彼但告作詩耳。頃來告者立懸批交緝懲。予不允。且戒告者。後不可妄入罪。汝可傳語魯鵬。不必多事。楊度亦無聊弄筆。不過以此說。說將來人情何也。爲進止乎。此時決不允其實議。予退告魯鵬咸何。遂絕進止之議。予獨語告者。胡知此事之速。乃使探之。始知梁鴻志。爲籌安之謀士。楊度之朋黨。是夕遂終。即走報楊度。楊

據以入告。梁與魯爲盟友。素結深厚。竟譴害。殊爲不韙。若梁。籌安敗。梁以名義脫身。遂覓壽安以取譽。觀之不若矣。

外

投稿。本想是求評劇家，商量真戲劇的方法出來，誰知評劇講道學開口便是罵人、實屬無聊。我本來已是罵人、實屬無聊中這閒軼事的，所以報上登的評劇家的謔言，我從來沒有留意。現在評劇家既然不願意留新戲，說我宣佈舊劇破產便是荒謬，那我就陪你們談談老話吧。

「那荒謬就是，慢慢的一條一條來，免得洩漏外行的懸期。」

天看見我擺平上登了一段周信芳文章，說他擺平余叔岩，不應該兒角圖意見，我現在把這一椿始末情由說出來，請大家公論。

這天，是上海戲園生意的日子。無論什麼角色都要登台，的那禮拜日，排的是余叔岩的鐵蓮花，是他本人前二天親自指定的。

打發夥計來說：『老板今天爬不起來了，』周信芳是活活的驚醒了。聽了這句話，不是後台的要了命嗎？因為這天要賣人家一塊二毛錢一個座，這許多客化了大價錢，都是嫖客若一個人來的，他說不唱看客怎肯答應，況且他就是不唱也不要緊，只消些如後夜台，要不然，這豈非變了臨時欺騙有客了？」

後來由尤老板親自到大東旅館去三番五次的說好話才肯答應來。第二天鐵蓮花到前面的一齣腳牌，再三易換，直等到廚房有客安脚的。

再一場，那位角兒還沒進來時候，有一位角兒竟沒進來後來很容易他進了後台門，涼涼草草的唱了一場，就搭大廂子下來了，登知台底下的看客大都不答應，一都說化了一塊二角錢，就要過還還錢，一露就完晚，一定要過還還錢，周信芳就完不了，便請了尤鴻鈞的信房一看不得了，

尤老板叫了，『客見他不答應，尤尤不能不理，大家坐在那裏一個也不走，其時尤來到後台，的確在後台前發覺了幾句口氣，余叔岩見到了衆怒，只得重份上戲，乘此將一齣鐵蓮花通演唱完，有客方散，路說那這件事件真是蹊蹺，大概爲了這一件事情，余叔岩就多了周信芳的心，立刻到評劇家面前去覓告，評劇家只曉得北方来的好角兒放的屁都是香的，誰得罪了好角兒，就好比得罪了他們的祖宗一般。馬上在報上大罵其間周信芳我們戲班兒輩的大規矩講起來，唱戲的重要有戲能耐進年第一，余叔岩若賺人家一萬多塊錢的包銀，光是鴉片煙二萬，抽自己人家六百多元，其餘一切費用不算自己不能叫虧，非但不知慚愧反而要擺角兒架子的。這天他的戲是『陽春推轂』，是戲。』

此稿隔兩日（後頁）

(隱小)

年因某君之舉，而北京劉燕張諸子，爲一度之辨論。譚子石頗張諸子，其言論，自爲某票友所樂聞。余某票友，彼時尙無一面之緣，所以滿於某票友者，因其對於素所欲之沒後猶君，以有後言。諺云狂犬不咬後樂是，以退爲有。某票友之酒後，親造飯廳，必欲使一冷妒矣。約其在某票房坐唱，空城計一折，以友朋之無恥，不能有所折且而遂以余無恥，爲己所折，雖面會，余亦甘於寂寞。此次某票友遊海上，攜有琴瑟，備有行頭，將演於某大舞台。友人某君來余處，絕不容余笑謂某友朋，談劇一遊事耳。然私心實爲某票友危，某票友多言，然私心實爲某票友危。某票友之失，乃未禁爲之長嘆，聞其票友之失敗，乃不禁爲之長嘆，聞其票友之失敗，乃不禁爲之長嘆。人皆不自知耳。既無自知之明，去歲即有在滬登台之思想，積之年得盡，材料太壞，究未足與叔岩爭，夫占一席地，土壤瘠瘠，所謂亡寇短長也。乃某票友語人必曰，吾爲超金過玉，而北京之選手，上海之某君，從從旁阿諛，愛之過所以害之也。聞某君言，某票友之嗓音，因患喉而失調，然身段台步，均不堪說，嗓音雖服於方，不能苛責，而之荒疏走板，亦斷所不容，以某票友之資格，紉之不勇，似不如是之甚。今者此，實由學力未充，而又好名，竟若以致臨時憊力，有此現象。此次大吹得離奇。(三)不應出演於舊錢之失。(四)不應再應出於舊錢之失。(四)不應再應出於舊錢之失。與舞台有交換條件，近於賈錢，致不有此一論者，多歸咎於患後，余以爲幸而自由，論者更無以自解矣。去歲即有在滬登台之思想，積之年

(寒)

[illegible]